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济慈诗歌与诗论 的现代价值

傅修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济慈诗歌与诗论 的现代价值

傅修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傅修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1-23946-9

I. ①济… II. ①傅… III. ①济慈, J. (1795~1821)—诗歌研究
IV. ①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9161 号

书 名: 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

著作责任者: 傅修延 著

责任编辑: 初艳红 张 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946-9/I · 272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22.25 印张 353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作者简介

傅修延 1951 年生于南昌，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师大叙事学中心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在多伦多大学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访学。主要著作有《讲故事的奥秘》《先秦叙事研究》《文本学》《叙事：意义与策略》《济慈书信集》（译作）《济慈评传》与《赣文化论稿》等。《元叙事与太阳神话》2013 年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三次获得江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三次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次主持完成江西省社科研究规划重大招标项目。2013 年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听觉叙事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致 谢

本书的撰写与出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资助,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给予了许多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冰教授,她一直关心我的济慈研究,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并代表出版社将本书郑重推荐给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本书的编辑工作凝聚了她的艰辛努力。

感谢萧惠荣、刘涛和胡一伟三位青年才俊,他们在文献查询、编排核校等方面为本书提供了许多帮助。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吴易化,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是“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相携以手,相敬如宾”,没有她始终不渝的鼓励、支持与强有力的保障,我的济慈研究不可能进行得如此顺利。

最后请允许我将本书献给我已故的父亲徐先兆与母亲傅香文,我身上流淌着他们赋予我的文学血液,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引言 济慈在今天

除弥尔顿外,没有其他英国诗人对后来人产生过像济慈这样深刻的影响。(丹尼尔·S.伯特)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1795—1821)和今天的读者之间,几乎隔着整整两个世纪,但他的诗歌和诗论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探讨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首先要扫除认识上的障碍。总的说来,国人对济慈的了解有待深入。由于种种原因,一般人不大清楚济慈的文学分量,大多数人对济慈的印象似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第一,作为一位远去的 19 世纪诗人,济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位置;

第二,在群星灿烂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济慈只是个二流角色,他的名字永远跟在拜伦与雪莱后面,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的名气也比他大得多;

第三,济慈只活了 25 岁多一点,如此短促的时间内不可能有太多作为。

造成这三点印象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外国文学教材陈陈相因,未能吸收济慈研究的最新成果,它们只提济慈在生之日饱受攻讦,不提 1848 年之后济慈声名鹊起,至于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和深远影响,这些教材的编写者更是付之阙如。据我所知,国内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课堂上,济慈仍被说成是被恶毒批评杀死的软弱诗人,这样来评价济慈无疑是很不公正的。

为了证明以上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在《济慈书信集》的译者序与《济慈评传》的有关章节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济慈的文学史地位与影响,甚至不惜使用数字与图表来说明问题。我所举出的关键事实包括:

一、济慈逝世二十多年后,随着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期,一股“济慈热”在学术圈内萌动并逐渐向社会蔓延,到了19世纪后半叶,济慈的影响超越了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许多人视其为浪漫主义运动最杰出的代表,所有的维多利亚诗人都对济慈的天才表示过赞美。^①这股热潮达到极点时,人们说他的地位可与荷马、但丁和乔叟等人相颉颃,有人将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英语中

① 济慈在生时诗才已获文学界承认,但未像拜伦、雪莱那样在作品出版之际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在其去世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坊间对他最善意的评价没有超过“遗憾”一词所概括的内容,言下之意是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说不定能写出不朽之作。济慈大多数朋友都认为他身后未留下能够传世的作品,当舍温在1836年建议为济慈在英国立一座纪念碑时,布朗回答说济慈还没有伟大到那种地步。济慈第二部诗集出版以后,舰队街在以后20年内没有重印过他的作品,1840年伦敦出现了一部济慈诗选,但很快这本书就降价出售,说明当时市场需求相当有限。1829年迦格利安尼编了一本英国诗选在巴黎印行,其中包括济慈、雪莱与柯勒律治的诗,这本书在美国也有翻印,但两者的发行量都不大,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就在济慈的名字似乎要被社会忘却之时,一股小小的“济慈热”在学术圈内悄然萌动。点燃最初火苗的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他们在1829年发起了一场与牛津大学的辩论,辩题是雪莱比拜伦更为伟大。“惺惺自古惜惺惺”,在拥戴雪莱的同时,年轻的大学生通过雪莱的《阿童尼》注意到了济慈,他们对命运多舛的青年诗人产生了由衷的同情与喜爱。1834年舍温给布朗写信,说一些剑桥人想在罗马演出《奥托大帝》,这是“济慈热”向外延烧的一个朕兆。剑桥大学三位重量级的毕业生在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凑巧的是他们都曾在三一学院学习,都加入过其中的秘密组织“使徒社”。第一位是那场辩论的发起者之一阿瑟·亨利·哈拉姆。哈拉姆提出雪莱的拥戴者必须同时拥戴济慈,他告诉别人济慈诗歌有一种非同凡响的神奇魅力,他说自己相信这位天才诗人是阿波罗的最后传人。第二位是哈拉姆的莫逆之交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哈拉姆随父游历维也纳时患脑溢血去世,和他一样热爱济慈的丁尼生继续孜孜不倦地宣扬济慈的诗名,他认为“济慈几乎所有的创作都含有最深邃的诗意”。终生服膺济慈的丁尼生在华兹华斯之后获封“桂冠诗人”,维多利亚女王对丁尼生赏识有加,曾将其作品与圣经相提并论,而丁尼生又被人认为是济慈的传人,在丁尼生名气的“顶托”之下,济慈的读者群迅速扩大。第三位是济慈首部传记的作者理查德·蒙克顿·米尔尼斯。米尔尼斯兼具诗人、贵族与国会议员等多种身份,他还是护理学先驱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倾慕者,或许是由于“南丁格尔”(nightingale在英语中指夜莺)之名,米尔尼斯对《夜莺颂》的作者怀有特殊的感情。布朗去新西兰前将自己写的回忆录与所收集的济慈手稿交给米尔尼斯,米尔尼斯在布朗去世后决定亲自撰写济慈传记。《济慈的生平、书信与文学遗稿》在1848年出版,其内容虽未能尽如人意,米尔尼斯本人也认为它“只是一个男孩的传记”,却产生了好评如潮的轰动效应。在社会迫切希望了解济慈的时候,这部传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它的出版促成了“济慈热”的全面升温。李·亨特在1828年出版的《拜伦爵士及其同时代人》中预言济慈20年后将会出名,他的话因米尔尼斯的传记而获得应验。济慈就是这样走出历史尘封,进入了19世纪中期英国广大读者的视野。虽然这个时候埋葬在新教公墓的肉身已朽,但那颗热爱真善美的灵魂并没有死去,诗人在诗歌的字里行间与读者展开了生气勃勃的对话。济慈临终前所说的“来生”真正从此时开始,是青春的力量帮助他实现了自己在艺术上的复活。早夭在这里由坏事变成了好事,因为在读者心目中他永远年轻,他那春花绽放般的诗歌永远鲜嫩。济慈从未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他在遭受打击时仍坚称自己“死后将跻身于英国诗人之列”,但他无论如何也未想到,自己的诗歌竟会受到读者如此热烈的欢迎。

甚至出现了“School of Keats”(济慈派)和“Keatsian”(济慈式)这样的表达方式。

二、20 世纪以来“济慈热”余温未消,^①英美文坛上不断出现济慈诗歌的狂热崇拜者,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威尔弗勒德·欧文、美国的 F. S. 菲茨杰拉德与丹·西蒙斯等,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颂扬济慈的英名,传播并放大济慈的声音,称济慈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因而被人称为济慈的“转世灵童”(此名最初被用来称呼英国 19 世纪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这些“转世灵童”对济慈怀有宗教般的热情,例如,济慈当年觉得莎士比亚是其冥冥中的“主宰者”(Presider),而欧文感到济慈在自己身上也发挥着这种匪夷所思的“主宰”作用,济慈诗歌在他心中成了英语的典范,他甚至把自己参军打仗也看成是为了济慈等人使用过的创作语言不被破坏。^②

三、“济慈热”余温未消的其他标志,是 20 世纪的传记作家对济慈生平情有独钟,济慈书信引起学术界浓厚的研究兴趣。济慈短促的一生具有令人难以忘怀的悲剧性质,他本人的经历比其笔下任何一个故事都更为动人,而且他的身世中藏有一个令人不解之谜——为什么一名药剂师学徒能在短短数年间变成流芳后世的伟大诗人?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迄今为止已有无数作家用不同方式讲述过他的故事,有个事实在这里值得一提:在所有的英国诗人当中,可能没有任何人拥有比他更多的个人传记,^③而近期一部济慈传记的作者,乃是英国当代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济慈诗论主要见诸他那些奇迹般保留下来的 200 多封书信,这些书信极为翔实地记录了济慈的文艺观点,自从

① 舍温曾提议为济慈立一尊塑像,20 世纪的人们发现了比这更好的纪念方式:在他的故乡伦敦和他的长眠之地罗马,他住过的温特华斯寓所(位于汉普斯特德,本书简称温寓)与小红房(位于西班牙广场对面)被辟为永久性的纪念场所。小红房的修复在当时得到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与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大力支持,开张时意大利国王维托利奥·伊曼纽尔亲自到场剪彩。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参观者前往温寓和小红房,怀着崇敬之情瞻仰诗人的身后遗物。看过小红房的人多半还会去新教公墓凭吊,济慈墓碑上虽然没有名字,但墓旁一段围墙上镶嵌了他的浮雕头像,其下是一节深情款款的悼诗——“济慈!假如你那珍贵的名字真是‘用水写成’,每一颗水珠都应从悼念者脸颊上滴落……”

② Andrew Motion, *Keat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97, p. 577.

③ “The tragic circumstances of Keats’ early death and the intense brevity of his poetic career, proved favorite subjects for twentieth-century biographers. His life has been researched and rewritten probably more than that of any other English poets.” Kelvin Everest, “John Keats”,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DNB),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Volume 30, p. 992.

T. S. 艾略特指出它们是英国诗人写出的“最重要的信函”之后,人们认识到它们是济慈在其诗歌之外留给后人的又一笔精神财富,这又为“济慈热”持续发酵提供了新的热源。

四、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都将济慈归入英国一流诗人行列。权威的《牛津国家传记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简称 DNB)驳斥了那种认为济慈性格软弱的言论,称其为“最伟大的英国诗人之一”;^①王佐良在《英国诗史》中用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篇幅评论济慈,说他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的许多诗篇属于英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品之列”;^②屠岸译选的《英国历代诗歌选》中,济慈入选诗歌的数量在历代诗人中位居第二,该选集的两篇序言与后记都特别提到济慈;^③丹尼尔·S. 伯特的《世界 100 位文学大师排行榜》中,济慈排名为第 25 位(英国其他浪漫主义诗人要么名列其后,要么未能上榜),伯特在书中还说:“除弥尔顿外,没有其他英国诗人对后来人产生过像济慈这样深刻的影响。”^④

以上列举的四种事实(包括注解中提供的具体材料),应该说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相信仔细阅读过《济慈评传》与《济慈书信集》的读者,大多数会接受书中对济慈的评价。当然我也知道,想凭一两本书去改变社会上长期形成的印象,真是谈何容易,但这恰恰证明需要持之以恒,用不懈的努力去发掘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

可能有人对济慈的当代影响还存有疑问,那么让我再举三例以说明之:

1989 年至 1997 年,美国作家丹·西蒙斯推出规划宏大的“海披里安”四部曲,包括《海披里安》《海披里安的覆亡》《安狄米恩》《安狄米恩的崛起》

① “For many, Keats has epitomized a popular conception of the Romantic poet, yearning for escape from the pain and banality of everyday life into a sensuous dream world of the imagination. This underestimates Keats’ intellectual toughness, literary professionalism, and humorous good nature. The generosity of his spirit, the influence of the lette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achievement for reader of poetry, have confirmed his stature as one of the greatest English poets.” Kelvin Everst, “John Keats”,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DNB),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Volume 30, p. 992.

② 王佐良:《英国诗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年,第 324 页。

③ 屠岸(译选):《英国历代诗歌选》(上、下册),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年。

④ 丹尼尔·S. 伯特:《世界 100 位文学大师排行榜》,夏侯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5 年,第 107 页。

等四部长篇小说,其中《海披里安》获得科幻艺术界最高奖励“雨果奖”,这部小说还将和《海披里安的覆亡》一道由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搬上银幕。2007年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出版机构陆续出版了“海披里安”四部曲的中译本。显而易见,这个四部曲是西蒙斯释放自己心中“济慈情结”的独特方式,由于太爱济慈,他不但用济慈诗名(《安狄米恩》、《海披里安》与《海披里安的覆亡:一场梦境》)做四部曲的标题,在篇首写明“献给约翰·济慈——一个名字用永恒写就的人”^①,还把“济慈”用作故事中的人名甚至地名,连济慈当年的朋友舍温、亨特和雷诺兹等都成了故事中的人物。“海披里安”四部曲是一部以茫茫宇宙为背景的太空史诗,《海披里安的覆亡》(又译《海伯利安的陨落》)中译本编者马兰在编后记中写道:“(西蒙斯)用他的笔端,为济慈在一个领域塑造了一个尖碑,直耸云霄,无法忽视,无法企及,无法忘记。西蒙斯,真正的替济慈将名字用火铸写在天空之中。以此,向这一位伟大诗人,致以最高敬意。”^②

2009年,新西兰著名导演简·坎皮恩编导的电影《明亮的星》在世界各地公映,坎皮恩执导的《钢琴课》曾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其作品在当今电影界颇为受人关注。这位女导演的新作虽未能如愿在戛纳电影节上再度蟠宫折桂,但也入选了该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并获得最佳影片奖提名,担任这部电影男女主演的分别是英国当红小生本·威士肖和来自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艾比·考尼什。《明亮的星》得名于济慈在1819年与邻家少女芳妮·布劳恩定情时所写的一首十四行诗,其标题为《“明亮的星!愿我像你一样坚定”》^③,这首诗代表着济慈与芳妮之间那凄美而又无望的爱情。看过《钢琴课》的人都知道坎皮恩的女性主义立场,《明亮的星》完全从女性角度出发铺陈芳妮的情感经历,芳妮成了电影中最明亮的星辰。然而坎皮恩的做法不无道理,男士们撰写的济慈传记多多少少都有忽视芳妮的毛病,所以我在《济慈评传》中发过感

① 济慈为自己拟就的墓志铭为“这儿躺着一位名字用水写成的人”,西蒙斯的“献给约翰·济慈——一个名字用永恒写就的人”反其意而用之。

② 丹·西蒙斯:《海伯利安的陨落》(下),李懿、潘振华译,沈阳:万卷出版社,2008年,第314页。

③ John Keats, “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adfast as thou art”, Miriam Allott, ed.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0, pp. 736—739.

叹——“一部遗漏了女主角的戏总是不完整的”^①（当时我不知道会有《明亮的星》这样的传记片出来），坎皮恩的补课开辟了讲述济慈故事的新天地，也为济慈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如果说西蒙斯是以恢宏的男性想象，从济慈诗作中汲取创作银河帝国史诗的灵感，那么坎皮恩则是以细腻的女性情感，从济慈生平中掘出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男性和女性分别擅长的时空想象和情感思维，在人类认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济慈还有一笔更为重要的精神馈赠，这就是他作为人类一分子的生态敏感。1962年，美国的生态文学作家蕾切尔·卡森出版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寂静的春天》，该书在中国已有多个译本，推出时间从1979年到2008年不等。所谓“寂静的春天”，是指DDT等杀虫剂的使用导致鸟儿大量死亡，春天里再也听不到鸟鸣，《寂静的春天》的扉页上赫然印着济慈《无情的妖女》中的诗句——“湖中的芦苇已经枯了，也没有鸟儿歌唱。”^②于无声处听惊雷，《寂静的春天》被形容为“旷野中的一声呼喊”，惊醒了亿万受剧毒农药之害而不自知的人们，这声呼喊引发了方兴未艾的环保运动，卡森因此荣膺“环保先驱”的称号。为什么卡森的呼喊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从修辞角度说，她所精心设计的书名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春天里应该是百花争艳、百鸟争鸣，没有鸟儿歌唱的春天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济慈描绘的凋敝情境衬托着卡森的呼喊，让读者看到了一幅让他们毛骨悚然的未来图景。然而济慈诗歌中还有其他声音在背景上回荡，他的生态诗《蝈蝈与蟋蟀》在英语国家妇孺皆知，诗中用冬、夏两种虫鸣证明自然之歌永远不会停歇，这与有可能到来的“寂静的春天”形成令人揪心的对照。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环境保护是当今最为响亮的时代主旋律，在这个进程中济慈诗歌仍然伴随着我们。

① “一部遗漏了女主角的戏总是不完整的，1936年芳妮致范妮的信件公之于世，读者才知道梅园中还有如此动人的罗曼斯，温寓里那位邻家女孩原来完全配得上济慈的爱情。敏感的人们随即意识到，济慈一生虽然短促，其丰富性与戏剧性却无与伦比，爱情、亲情与友情中的诗人比其创造的人物更具魅力，济慈本人的经历可以与其笔下任何一个故事媲美。”傅修延：《济慈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34—435页。

② 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扉页。约翰·济慈：《无情的妖女》，载《济慈诗选》，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05页。

以上三例,至少可以说明济慈在现代没有被人忘记。在本书后面的讨论中,我们还要深入探寻现代人频频向济慈致敬的原因。

济慈的现代影响也体现在我个人身上。以下简略介绍本人研究济慈的主要经历和学术依据,以便读者了解本书的研究基础与写作背景。

我于1979年考入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攻读世界文学硕士学位,那段时期人们正热烈讨论以往被忽略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此氛围下我决定以济慈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张谨之先生指导下,我于1981年完成了《济慈美学思想初探》。^①这是我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我从事济慈研究的发轫之作,对个人来说意义重大。该文后来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②此后我的兴趣范围逐渐扩大,但济慈始终是我关注的重要对象。20世纪80年代我发表了一批关于济慈的研究文章,如《美的赞歌——论济慈的诗》^③,以及《在美女蛇后面——论〈拉米亚〉与〈白蛇传〉》、《亘古奇才未末年——论济慈与李贺》^④等一批论文,它们标志着我从事济慈研究的起步阶段。

2002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济慈书信集》^⑤,这是国内第一部完整的济慈书信全译(38万字)。我在该书“译序”中写道:“济慈是译者在七十年代末做硕士学位论文时的研究对象,爱是不能忘记的,学术研究上的‘初恋’同样刻骨铭心,将济慈书信译出来奉献给自己的同胞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此前国内只有零星的济慈书信译文,见诸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选本,由于这些片断是从济慈书信中摘出(济慈有时一封信长达三四万字),有的译者错把济慈引述的别人言论当作他本人的观点,如济慈1819年3月13日致乔治与乔治安娜信中大段抄录的哈兹利特演说辞,就被误认为济慈自己的文艺见解,收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西方文论选》、《西方古今文论选》等权威读

① 傅修延:《济慈美学思想初探》,《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②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编委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文学卷》(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傅修延:《美的赞歌——论济慈的诗》,载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编):《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五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 傅修延:《在美女蛇后面——〈拉米亚〉与〈白蛇传〉》、《亘古奇才未末年——论济慈与李贺》等,载智量(主编):《比较文学三百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⑤ 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

本,结果以讹传讹,造成了至今仍未纠正过来的误会。^①《济慈书信集》出版迄今已有 10 年之久,国内涉及济慈的研究文章多有引用。

2006 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获准立项(批准号 06BWW016),本书即为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为了做好这项研究,我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于 2006 年至 2007 年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英语系做访问研究。选择伦敦国王学院,是因为济慈生前活动主要在伦敦,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学习过的盖氏医院后来成为伦敦国王学院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国王学院因此把济慈当作杰出校友对外宣传。访学期间除了听课读书与研究交流,我还对济慈一生的行踪进行了系统调研,只要是他留下过脚印的地方,我都千方百计地去实地踏勘,可以说无一遗漏。至于相关的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和肖像馆,我也是全部寻访一遍。国王学院的访学经历,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 年,我的《济慈评传》(34.6 万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9 年该书第二次印刷。^② 济慈传记在西方有多种版本,但出自于中国人笔下的这还是第一部,我为此查阅了大量资料,挑选出最能反映传主精神面貌的事件进行叙述,在叙述中我还特别注意从中西比较诗学角度做出阐发。这部传记也为“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这一课题的最终完成铺平了道路——只有对历史上的济慈建立起完整的认识,才有可能进一步探讨他对现代生活与艺术的启示。在《济慈评传》中,我设计了“美=真”与“美≠真”这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审美范畴,以描述济慈心中难以名状的审美欣悦与恐惧,并用他在两者之间的摇摆来勾勒其心路历程。过去人们较多注意济慈的“美=真”,这当然是他

^① 《济慈书信选译》,茅于美译,钱学熙校,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委员会(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第 132—140 页。茅译共收济慈书信片断 10 则,其中第 9 则为济慈 1819 年 3 月 13 日致乔治·济慈夫妇信中的一大段文字(“一般说来,诗,想象力喜欢威力和强烈的兴奋,同时也喜欢真理、德行和正义……”),但那番话实际来自威廉·哈兹利特(1778—1830)的演讲,济慈将其抄录给远在美国的弟弟和弟妹,是为了与他们分享自己听讲所得。不幸的是,茅译后来选入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还选入伍蠡甫(主编):《古今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版,这两本书都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学文科教材。不仅如此,2010 年知识产权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共四卷),又原封不动地收录了原《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到第十一册)的全部内容。

^② 傅修延:《济慈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

那些美轮美奂诗篇的亮点所在,但济慈美学思想的天平最终偏向了“美≠真”,这一点更能唤起现代人的共鸣,而这正是济慈被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的关键所在。在撰写《济慈评传》过程中,我又无数次地体会到“爱是不能忘记的”这句话的正确,世界上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达《济慈评传》杀青后我的喜悦心情。

《济慈评传》出版后,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周绚隆先生告知,《济慈诗选》(获鲁迅文学奖)编选者屠岸先生披阅后给予高度评价。《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分别刊载了两篇书评,前者称:“傅修延教授以其作为一位文艺学家的理论修养和学术敏感发现了济慈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这一点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少有人关注到,而正是这种发现使《评传》的学术分量和理论内涵极为丰厚而耐人寻味。”^①后者提到:“相较于国外每几年就有一部新的济慈传记问世,国内则直到傅修延《济慈评传》的出版才填补了这一空白。最近,这部由国内学者完成的第一部济慈传记即将再版,这在图书市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时代实在是一件幸事。”^②发表书评的还有《文汇读书周报》^③和《山东文学》^④。

除此之外,《济慈评传》还受到中学语文教材编选者的注意。人民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外传记作品选读》一书,^⑤选录了《济慈评传》第八章“湖区与高原”(两万多字),作为“评传”类传记作品的范例并加以评点。《济慈评传》甫一出版便有部分内容选入中学语文教材,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本书依凭的研究资料大体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济慈诗歌。我使用最多的本子是 Miriam Allott 编的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济慈诗歌全集》)^⑥,这本书跟随了我三十多年,其中既有通常意义上的诗歌作品(包括一些未完成的残篇),也有用诗行写成的诗剧,如悲剧《奥托大帝》和历史剧《斯蒂芬王》等。需要特别指出,济慈诗歌中尚有

① 维青:《济慈离我们并不遥远》,《光明日报》2009年7月26日。

② 叶青:《让生活恢复应有的诗性》,《人民日报》2009年3月3日。

③ 杨莉:《济慈,诗意的栖居》,《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6月13日。

④ 史育婷、冯昊:《诗性生活的叙述——读傅修延〈济慈评传〉》,《山东文学》2009年第2期。

⑤ 课程教材研究所等编著:《中外传记作品选读》(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选修读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

⑥ Miriam Allott, ed. *The Poems of John Keats*,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0.

许多未译成中文,我把这当作今后要完成的工作之一。本书引用的济慈诗歌中译文,多数出自查良铮先生翻译的《济慈诗选》,^①未有中译文的或我认为与原文有较大出入的,则用我自己的翻译(以下凡注明英文版出处的均为拙译)。

第二类为济慈诗论。济慈诗论的主要载体为其书信,也见于他的某些诗歌,如《希腊古瓮颂》中的“美即是真”,还见于《安狄米恩·序》这样的序跋性文字。这方面我主要使用 Robert Gittings 编的 *Letters of John Keats* (《济慈书信》)^②,这个本子也是我翻译济慈书信的主要依据。本书引用的济慈诗论中译文,全部出自我翻译的《济慈书信集》。

第三类为济慈生平。济慈对后世的影响既有“言”又有“行”,在实际生活中,他以罕见的真诚实践了自己的艺术主张,甚至不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方面的资料见于各种版本的传记与研究文献,我受益较多的主要有 W. J. Bate 的 *John Keats*、Stephen Coote 的 *John Keats: A Life*、Robert Gittings 的 *John Keats*、Andrew Motion 的 *Keats* 以及 Aileen Ward 的 *John Keats: The Making of a Poet* 等^③,这里不一一列举,具体书目见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

第四类为济慈诗歌、诗论及其生平事迹在后世激起的反响,这方面的资料分布极为广泛,无法一一列举。本人研究济慈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留意收集这方面的相关信息,凡有可记之处皆不放过,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可观的资料积累。这些信息中最重头的部分,是济慈言行对现代生活一些关键问题的启示,以及 20 世纪以来文坛上一些重要人物对济慈观点的“接着讲”——在本书第四章中,我们将对其“观点的旅行”做出更为细致的讨论与解释。

① 约翰·济慈:《济慈诗选》,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② Robert Gittings, ed. *Letters of John Kea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③ Watler Jagkson Bate, *John Kea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Sidney Colvin, *John Keats, His Life and Poetry, Critics, and After-Fam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17; Stephen Coote, *John Keats: A Lif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5; Robert Gittings, *John Keat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 Ltd, 1968; Stephen Hebron, *John Keats*,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2; Dorothy Helwett, *Adonais, A Life of John Keats*, London: Hurst & Blackett Ltd, 1937; Andrew Motion, *Keat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97; Aileen Ward, *John Keats, The Making of a Poe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6; Kelvin Everst, “John Keats”,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DNB)*,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ume 30, 2004.

目 录

引言 济慈在今天.....	1
第一章 济慈——“我们的同时代人”.....	1
第二章 无悔人生——无诗毋宁死.....	9
一、环境与成长	10
二、追求与阻挠	15
三、分析与比较	21
四、对现代人的激励与启示	29
第三章 先锋诗论——诗人无自我	43
一、消极的能力	46
二、诗人无自我	55
三、想象：感觉与创造	62
第四章 观点的旅行——“接着讲”与“对着讲”	79
一、艾略特——“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	81
二、瑞恰慈及兰色姆——美何以为真	90
三、巴特——作者不死，读者不生	95
四、福柯——“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	99
五、赫施——“为作者辩护”	104